

Collectio narrationum.

P. G. M. Stenz S. V. D.

Lopdenkamp

愛

仇

讐

小說叢集之一

濟寧中西中學校出版



愛仇讐原著者

P. Spillmann S. J.

譯述者

P. Stenz S. V. D.

*Cum approb. Reverendissimi Episcopi
de Yenchowfu et Sup. Societatis.*

Yenchowfu, die 17. Febr. 1927.



3 1761 7304 9

愛仇讐

第一回 紐西蘭島之風景。潘亭郊野遇部長。

話說澳洲東南太平洋內。有一大海島。名叫紐西蘭。這島離澳洲有四千餘里。離南美洲兩萬有奇。大如中國直隸省。海岸甚高。臨海有些好碼頭。島內又有出名的火山。又有古樹林。善石郎火山十分高峻。上達雲霄。其他若全各里良。高兩千五百米達。至今還時時噴火。及些灰石。招克火山。高四千米達。山頂積雪。四時不化。火山附近的地方。大半都有溫水湖。及溫泉。這溫泉常噴水。高至三四十米達。更



MG
I 14
134

愛仇讐

一

爲美觀。地土肥美。五穀茂盛。且有各樣草木。所以牧業亦很發達。又加上氣候溫和。誰能說這個地方不是個福地呢。

紐西蘭是英人屬地。五六十年前。無數的英國人來此逃荒。內中有一愛爾蘭人名叫潘亭。也領着妻子來在島上。住在一個大樹林內。初來的時候。很費些力氣。砍去樹身。鋤出樹根。方能墾成莊田。又用老樹身子蓋了一所房子。到也堅固潔淨。開地十餘畝。出產頗富厚。每年除一家人費用外。還有所贖。家內事事平安。依主度日。他夫人是個熱心人。聖名叫瑪利亞。全守天主誠命。終日勤謹。帮他丈夫教訓兒女。就是因爲離堂有百里之遙。不能常望彌撒。時時的有些不

滿意。

潘亭有三個兒子。大的叫樂伯。二的叫樂望。三的叫韋立。皆受過好教訓。孝順父母。和睦鄉鄰。樂伯如今已經十五歲。幫他做莊稼活。又因在這島上牧羊很有利益。就命樂望牧羊。羊數也不少。有好幾十個。韋立最幼。想着將來往堂裡讀書。他父母因他忠厚老實。有升神父的盼望。也就十分喜悅。這樣一家人無病無災。大小高興。依主度日。

這島雖近熱帶。到也四季和暖。又因地當南半球。正臘兩個月。倒是極熱的時候。時常的颳大風。下連陰雨。一下就有好幾個月。這樣時

候。就算他們的冬天。若合我們的冬天比起來。是就大不相同了麼。這且不表。單說一千八百六十年二月初間。潘亭爲修條路。同他的兒子們做了一天活。直到日將落的時候。他們方在路旁歇歇。天上驟然黑雲四起。看光景快要下雨。這時候樹林內投宿鳥全來了。彼此爭鳴鳥的意思。就像喊潘亭說。潘亭天快下雨。你父子還不回家麼。

潘亭正待回家。忽然看見從那邊來了一個馬立耳人。馬立耳人本是這島上的土著。身上光穿一個破爛不堪的褂子。還自覺着十分好看。這時從潘亭面前過去。潘亭即使禮說道。好呀。老朋友。意欲何

往。那人說。誰認的你。你我又不是一國人。我正因為你們奪我們的田土。恨你們哩。潘亭見他不懂情理。還是和顏悅色。向他說。朋友。這是爲何。我看你匆匆前行。面有飢色。如今晚餐已熟。願意請你同我晚餐。不知尊意如何。且是我並沒奪你的田地。我種的地。皆係公公道道。用錢買來的。不要誤會。馬立耳人說。什麼。用錢買的。哈哈。我也見過你們的錢。或是幾塊廢鐵。或是幾個釘子。不是幾尺布。就是些零碎東西。這能算公道買的麼。朋友。放心罷。我們不久。就要報仇。說着話。眼就氣紅了。手執鐵棍。就想動野蠻。潘亭此時還是不生氣。給他說。馬立耳人。從你話內。我聽出來。你們又想打仗。我知道你們的

脾氣常常的驕傲。朋友我勸你平安罷。若真要打仗。終久還是得敗。你們的鐵棍雖硬。難敵英國人的鋼砲。縱然你們慣使劍。英人砲子打的更準。

馬立耳人說。白人你說的不錯。我們同你們一死相拚。不比後來成要飯的強麼。再說。我們對待仇人。有一定的規矩。不像你們教士講道理說的。教友呀。該愛仇人。恨你的也該好好的對待他。就是有人打你。也該爲天主的緣故忍受。不要動氣。哈哈。這是天主教的道理。爲你們有好處。我們則不然。誰是我們的仇人。就打殺他。剝皮吃肉。喝血。骨頭也要扔到鍋底下燒。轉臉又指定潘亭的兒子。向他說。朋

友。這不是你的兒子們麼。若真愛他們。快快的領他們回愛爾蘭。免在我們島上受殺戮。

潘亭回答說。多謝盛意。到底我在此處。並不礙事。一來。天主無所不在。二來。這鄰近馬立耳人都同我相好。我總沒有得罪過人。他們焉能害我。你還說我們的神父講道理。教我們愛仇讐。這不是體面道理麼。如今爲天主的緣故。還求你賞光。全我們吃頓晚飯。永結和好。馬立耳人。此時氣已消了。他說。好朋友。打仗時期。還沒定準。也不妨擾你一次。當你的客。可是一件。打仗時。彼此遇見。兩不相讓。潘亭笑着說。行總是我盼望咱們彼此平安度日。不失和氣。並呼其子。一齊

回家。馬立耳人見房子蓋的甚好。十分便當。又堅固。又雅潔。大門沒關。進大門過去一個小廚房。來在上房屋。讓他進去。分賓主落坐。飯已預備停當。當潘亭進門的時候。即向他夫人說。飯好了麼。今日有貴客光臨。他妻答應說。飯好了。但是羊肉還沒有十分爛。路收拾好了麼。我知道你們做一天活。必定餓的慌。

他三兒韋立接著說。娘。今天實在飢餓。我出力不少。父親讚美我勤勵。我哥樂伯。他光上樹摸鴿子。韋立如今纔八歲。這樣伶俐。所以一家人沒有不愛他的。潘夫人送飯的時候。見馬立耳人拿著木鐵棍。隨向他說。先生。又不是打仗。何不放下。請來吃飯。吃飯前。韋立領飯。

前經全家皆站起來。合手當胸。對著一個苦像。韋立聲音十分宏亮。面帶熱心的樣子。馬立耳人很驚訝。因爲總沒到過奉教人的屋子。況且在他們當中。也沒見過這樣平和的。也沒見過這樣熱心的。馬立耳人腹內自言說。若外國人都向他一全家。我就不恨外國人。飯後。韋立又念飯經。馬立耳人問牆上掛像的緣故。韋立給他說些若瑟的事情。天主聖子的行實。聖母瑪到亞。多潔淨。吾主耶穌多仁慈。另外講吾主耶穌。怎麼死的時候。面代痛苦的樣子。言惡人把無罪的耶穌釘死。雖然如此。耶穌臨死的時候。還念經說。聖父求你寬免我的仇人。咳。耶穌爲衆人死的。也是爲你我死的。補贖我們一總。

人的罪過。韋立的父母聽著心內非常喜歡。因爲八歲的童子懂得要緊的道理。還講給別人聽。即向他說。我的兒說的很好。但是不光空言。該按著去行。纔算耶穌的真徒弟。韋立即答應說。自然。我同我哥們天天臨眠以前。念晚課。除此以外。還念一遍天主經。爲那害我們的斐理得。求天主改變他的心腸。

馬立耳人聽到這裡。向韋立說。爲誰念經。爲害你的斐理得。到底斐理得是何如人物呢。此時韋立眼含痛淚。答道。斐理得是個萬惡的人。從前我們並不在此居住。本家離此很遠。在一個很好很出名的地方。就是愛爾蘭。這個地方的人。皆奉教。是一個與我父親同聖名

的主教勸化的。我母親也常說愛爾蘭比此處好多啦。同我說些從前的往事。教給我唱本土的曲歌。

在我老家有個湖。我們的房子在湖涯上。也有土地。也有錢財。雖稱不起大財主。到底夏有單。冬有棉。不少吃穿。咳誰料想後來外國全愛爾蘭人開戰。愛爾蘭人全全失敗。受外人許多虐待。有外人名叫閣老木威者。暴虐更甚。信天主者。悉殺之。以後瓜分其地。那時我會祖父母亦被殺。地土歸外國掌管。其後我祖父爲他的種地戶。誰知外國人定的租價。一年比一年高。及祖父死時。我家已經很貧窮。斐理得同我父親不睦。那時他是外國人的管事員。見我祖父一死。立

時給地主寫信。言租價還得長。父親沒有別法。只得聽從。老先生你聽吧。以後還比這苦的多哩。

以後是個旱年。莊稼收的不好。第二年接連又是雹子。把莊稼全都打死。又加上牛災。牲口全死了。父親拿不上租價。裴理得就難爲他。那時我母親正在有病。我們那裡冬天比此處冷多了。又加上鵝毛大雪。北風如刀。裴理得在這個利害天氣。就把我們從房內趕出來。你看難過不難過。我知道。若是你老先生。處我父親這個地位。你一定把裴理得殺死。

到底我們是奉教的。不許報仇。那時母親哭個不了。大聲說。吾主呀。

隨你的聖意。裴理得恥笑我們說。別求天主啦。快出去罷。末了我父親拿著如今牆上掛的那個苦像。離開房子。母親抱著我。兩個哥哥在後跟隨。就是如今母親想起那個時候來。還是難受吊淚。那時幸有一個仁慈老太太。收留我們。不然也早凍死了。先生。如今你知道裴理得是什麼人了。不待承我們不算不很。

馬立耳人雖然不全懂。韋立說的。可是也知道裴理得是個小人。轉過臉來問潘亭道。從那時你總沒再見他麼。潘亭答道。沒有。因我以後就上這裡來啦。馬立耳人又細細的看著潘亭的臉。問道。你真能寬免你的仇人麼。潘亭說。是。不錯。我們奉教的有句經。一爾免我債。

如我亦免負我債者。」想起那人對待我來。我心內難受。到底因天主的緣故。寬免他。後來馬立耳人告辭起身。說今晚明月出來時候。因我有約。該往海涯上。不能久留。多謝你一飯之恩。也謝謝你的好教訓。上月我們馬立耳人開了大會。若先知道你們教內的一些事。我必定給他們別的主意。不教他們反了。咳。我如今看出來啦。不是一總的外國人都不好。可惜今已晚了。我勸你們快快走罷。離此不遠。馬立耳人早已反了。再見再見。臨走時歎息不止。走了數步。又轉身道。我是這裡得瓦土魯。就是你們所稱的部長。得瓦土魯雖不愛仇人。可愛的潘亭。到底你同你全家。不是我的仇人。要知後事如何。

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潘亭同全家逃難。河涯上四散分離。

再說馬立耳人告辭以後。天就黑了。再加著天上有黑雲彩。不多時候。伸手看不見五指。十分黑暗。潘亭送罷了客。抽身回到屋內。他夫人驚慌慌問他道。那人爲什麼教我們離開這裡。他是誰。潘亭說。你還不知道麼。這人是馬立耳的部長。我久已聞名。人都說。另外他恨外國人。潘夫人聽說。心內十分痛苦。淚如雨下。咳。吾主呀。又不知來了什麼禍患。潘亭就安慰妻子說。請放寬心罷。不必惶恐。你知不知道麼。他們年年起回反。不是在這裡。就是在那裡。若要英國兵一來。

他們卽躲避在樹林內。不敢動驛。況且得瓦士魯說。起反的離此有五百里之遙。縱然咱們鄰近有些馬立耳。人都與我有交情。決不能害咱。再說爲父母的該給孩子們立好表樣。無論患難喜慶。全獻於主。你把這個道理。嚇忘了麼。潘夫人說。不錯。如今該念晚課。然後再安喝。我們的命。全在天主及護守天神手裡。隨即燃了兩支燭。全家跪在塵埃。用心祈主。將念完晚課。就聽有人叩門甚急。大聲說。開門。快開門。潘亭趕緊開門一看。是他朋友默爾善。只見他跑的氣喘喘的。臉上都變了色。進來就說道。潘亭了不的了。快閉上門。屋裡再講。衆位這默爾善是誰呢。他是潘亭的鄰人。從前他害了大病。堪堪要

死。多虧潘亭本著愛人的道理。給他送吃送喝。熬湯煎藥。不然他早死啦。今天他一見有難。前來報恩。將進屋門。默爾善就說。咱們快跑。快跑。馬立耳人反起來啦。把我妻子及我的鄰居。全都打死啦。房子已經燒了。你們看東邊多麼紅。黑烟滾滾。若不是我這個爹子。我也死在裡頭。如今快走。以後再作報仇之計。不用說他全家大亂。快快的包了幾個包袱。帶些珍重的物件。潘亭拿著洋鎗。抱著牆上掛的苦像。一家大小。扶老攜幼。哭哭啼啼。往樹林內跑。那個景况。真是可憐。比教斐理得從房子內趕出來的時候還甚。

走了一會。默爾善說。到底咱上那去。潘亭說。上河家井罷。(鄰近莊

名)那莊人烟多。或不礙事。這句話還未說完。猛抬頭。見西邊照的滿天通紅。大眾一齊說不好了。河家井也被燒啦。後來又聽著馬立耳人彼此亂叫。如同野獸。真令人毛骨悚然。知道他們快來到了。潘亭喊道。咱們上草地去罷。草長的很高。也能影藏身子。過去草地。就是山溝。我去年在那裡砍過樹。那個地方很僻靜。大概可以避難。大眾就向草地走去。草地以內。實在是不好走。底下又滑。上面又有蒿草遮臉。過一小時。他們來到一個小山上。登高一看。見自己的房子。也被馬立耳人燒了。潘亭只得暗暗叫苦。無數心血。拋於一旦。大半婦女心狹。潘太太不由的哭出聲來。孩子們聽見母親哭。彼此也哭。

潘亭急止住道。別哭。誰敢保草地裡沒有他的人。若是野人聽見。那還了得麼。房子是小事。後來再蓋。回頭喊默爾善說。老弟。你的路熟。你領著你姪前頭走。我同內人在後跟隨。輕輕的。千萬小心。別走錯路。吾主吾天主。患難喜慶全獻於爾。潘亭又說。患難的時候。也是天主試探的時候。我們不要失望。多求聖母及護守天神。真心發痛悔。惱恨一總的罪過。章立念天主經。念到爾免我債。如我亦免負我債者。潘亭聽了。心裡忽然想起斐理得怎麼對待他。及現今瑪立爾人無故燒他的房子。心內也生氣。到底慢慢的又把自己的忿怒壓下去。不多時。走在一個大樹林內。烏黑對面不見人。伸手不見指。路又

高矮不平。另外潘夫人受的難多。婦女們多咱走過這樣的路。受過這樣的罪。他丈夫常常的扶著他。有時還該背著他。過了大樹林。潘亭喊默爾善說賢弟。不是快到一個小河子麼。月光出來以前。我們該在河那邊。不然。恐怕被馬立耳人擒住。

又往前走了以會。他們聽見有鳥叫喚。難聽的很。潘亭問。是什麼叫喚呢。默爾善說。也許是夜猫子。潘亭道。恐怕是馬立耳人在後邊追了來罷。小心翼翼。默爾善說。許是夜猫子。若真是他們。我們沒有別的法子。光這一條路。只得往前走。一面聽著。一面走。過了五分鐘。到了河邊。默爾善說好了。這不是河麼。河水雖不深。到底也不小。我站

在河當中。先幫着三個孩子過去。然後咱兩個再把你夫人背過去。樂伯及樂望已經大了。過河可以不用人幫。韋立向他母親說。娘不要害怕。普像在我們面前。如同天主在面前。默爾善把韋立抱過河去。正要回來負潘夫人。忽聽背後有兵刃風聲。就知道有敵人暗算。說聲不好。鐵鎗早已打着頭部。翻身栽倒。落在水裡。想要再起。並無力氣。以後順水而去。潘亭以爲默爾善滑倒。遂跳在水內。撈了半天。並無踪跡。心內十分焦燥。一抬頭。覺著一杆槍仿髯從頭皮上過去。正然疑惑。忽聽後邊馬立耳人喊聲不絕。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。潘亭大聲喊道。孩子們藏起來。馬立耳人來了。不然就快跑。潘亭急

急上岸。想救他夫人。已是來不及了。許多馬立耳人。早將他扔在地。下有一個馬立耳人。舉鎗便刺。潘亭這時候真急了。掛準線。一炮將那人打死。還要上來救他太太。但是馬立耳人一聽炮响。就知河內有人。一擁齊上。堵住河岸。亂扔石頭。及手中鎗。勢如雨下。潘亭不能招架。正要逃生。背後一鎗。打中肩膀。將一回頭。又是一塊石頭。打中面部。頭暈眼黑。身不由自主。倒在水內。大聲喊道。我妻我子。以後就沒有知覺了。

此時馬立耳人心內甚是快樂。彼此怪叫。慶賀得勝。打死潘亭的那個人。笑嘻嘻的拿著他的洋鎗。見他死了。也沒動他。後來又摸著被

潘亭打死的那個馬立耳人的胳膊。當是潘夫人說。你也死了麼。潘夫人正在死人旁邊。因爲天黑。所以沒看見他。那人就大聲喊道。老外國人都死了。小的跑了。我們還不快燃火。乾草一焚。就能把孩子們燒死在裡邊。咱們在此等咱的得瓦士魯罷。他一會就來。若見我們所做的事。他一定喜歡。咱們報了仇了。你們看這地發紅是外國人的血。天發紅是燒的他們的房子。

後來一個年輕的馬立耳人。拿著兩塊乾木頭磨火。他們那時候。也同着中國古時候一樣。鑽木取火。不像現在有火柴。這麼便易。閒言少叙。不多一會。將火磨出來。把乾草燃著。如今潘夫人纔看見那些

野人的模樣實在難看。一個個如同地獄的猙獰惡鬼。豬嘴獠牙。面目凶惡。頭上插著野雞翎。身上披著狗皮衣。有些手內拿槍。有些手內拿棍。亂說亂笑。胡打胡跳。又見一人手拿麇策。吹了一會。一總的馬立耳人都來到這裡。等他們的得瓦土魯。

潘夫人嚇的死去活來。連犬氣也不敢喘。藏在離那些馬立耳人五十多步遠一個死馬立耳人的旁邊。此時心問口。口問心。該做什麼好呢。未了拿定主意。還是念經求天主。就說天主呀。如今不知丈夫及孩子的下落。祈主保佑。念完渾身抖擻。心中不安。繼思天主是全能的。無所不在。你怕什麼。遂又發願求聖母。至死不欲背離天主。又

想起自己從前給一個神父說過。在樹林內時常害怕神父說。不光你在樹林內。還有一個全能全善的至仁慈的天主。同你作伴。如今想起這話。有了安慰。心中纔漸漸的平安。

忽然聽見馬立耳人當中一聲大亂。原來是找樂伯樂望及韋立的人回來了。大聲喊道。沒找著。沒找著。潘夫人雖然不大懂他們的話。看光景沒找著自己的兒子。心中甚喜。以後馬立耳人復往草地的尋找。忽然聽他們喊。找著了。潘夫人吃驚不小。等他們近前一看。是默爾善的死尸。馬立耳人又喊道。既然找不着三個孩子。咱們把河那邊草也燒了。終久能燒死他們。潘夫人聽到這裏。不由得失聲大

哭。野人起初並不知道他藏在這裏。一聽著哭。都往前來。內中有一人說道。大概這女人是打死咱伙樣的他妻子。今不報仇。等待何時。先吃他的肉。後喝他的血。越說越有氣。舉起鐵棍。要往下打。此時潘夫人嚇了個骨酥。不能動躡。只好閉目受死。忽聽後面一人喊道。不要動手。我來也。衆位猜猜。這人是誰。原來就是得瓦士魯部長。要見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部長有意救夫人。兵船無心逢潘亭。

話說那野人回頭一看。是他的部長。得瓦士魯就不敢動手。一齊來給部長請安。得瓦士魯大聲說道。你們這些可惡東西。我還未發命。

令。誰教你們起反。怎麼早呢。有一個細高漢子。頭上插著四個野雞翎。看打扮像是一個小頭目。就上前一恭道。部長暫請息怒。他們不從命令。我也沒法。我們也沒全把仇人殺死。部長那邊那個女人。請你殺了罷。好消消氣。

潘太太一看。那部長是在他家內吃飯的那個馬立耳人。就有膽了。翻身起來。大聲喊道。可讚美的天主。你救了我。來到得瓦土魯面前。叩頭不止的說道。咳。部長呀。我們苦極了。求你救我丈夫。及我孩子們罷。得瓦土魯一看。是潘夫人。就對馬立耳人說他家的好處。又對潘夫人說。請起。我原是想救你全家。但是來遲了。房子也燒了。心中

實在慚愧。你孩子們。若真在那邊草地內。我一定救不了。潘夫人又大聲哭道。天主呀。到底我丈夫在那裏。

得瓦士魯說。我盼望他跑了。衆人說沒有。如今倒在河岸上。死了。我們願意將他。同那死屍背回家中。大家共餐。這個女人任憑你發落。這正是咱們的常例。不知尊意如何。得瓦士魯大聲喊道。慢著。聽我發落。這女人當我內人的女僕。他丈夫十分和氣。待我有一飯之恩。不許你們吃。但是那個死屍。隨你們便罷。潘夫人聽到這裏。大聲痛哭。因爲不能救恩人。默爾善的屍首。衆馬立耳人一齊大喜。立時吃了默爾善。那血肉狼籍的情形。實在令人不忍看。潘夫人兩手蓋着。

眼。吃完已後。得瓦士魯命起身。潘夫人半死半活。只得隨著他們走。潘夫人見丈夫被野人打死。孩子也許燒死了。如今祇贖自己零丁孤苦。一路不住的難受。想到這裡。不由的就恨野人。轉而又想起耶穌愛仇讐的話。雖然此時難守這誠命。到底他能戰勝了魔鬼的誘惑。以後就念經說。天主呀。隨你的聖意罷。

野人同潘夫人走了已後。不多一會。天降大雨。勢如傾盆。霎時溝滿河平。潘亭此時還在河邊躺著。如同死的一樣。雨越下越大。都想這雨將潘亭淋死。誰知倒把他淋活了。這也是天主的安排。凉水激醒了他。又洗淨他的傷痕。也就不怕風雨。蘇醒過來。天已晌午。還是

昏迷。自思莫非已經死了麼。又想着頭教人殺了。用手一摸。頭還在項上。就自言自語道。也許沒有死麼。又摸着右膀上有鐵槍。左手用力一抽。鐵槍出來。血流不止。疼痛難忍。立時又死過去。過不多時。復又蘇醒。到底心內不大明白。也想不起昨夜之事。一看見河。心內詫疑。自思這是什麼地方。覺著怪渴。爬在河邊。喝了幾口水。又爬向一個大樹下。避雨。纔慢慢的明白過來。心內痛苦萬端。但因流血過多。身子很弱。不知不覺又合眼睡著了。

也不知道他躺在樹底下多少時候。才又醒過來。想起昨夜之事。如同同一夢。全家老幼。不知去向。強打精神。起來尋找。走不多會。四肢無

力。復又躺下。如此數次。爬一會。走一會。並無影響。想往河那邊找去。爬在河岸。一看河內水勢甚大。不能過去。又轉回來。走到了野人吃默爾善的地方。看見一堆白骨。心中又害怕。又難受。也不知道吃的是誰。一會想是他妻子。一會想是默爾善。衆位敢說他連男女不能分麼。不是因爲野人把默爾善的頭割了去。所以他認不出來。此時潘亭如萬箭鑽心。抱住白骨。放聲大哭。只哭的天昏地暗。日月無光。就是那河水亂响。也像是陪着他哭的一般。

正哭的時候。忽然有一支外國兵船。從此經過。敢說這船怎麼來的呢。因爲昨夜野人放的火甚大。在這島上的外國兵。就知馬立耳人

造了反。乘著兵船前來救護。沿路救了許多英人。方才到了這裏。忽然聽著潘亭的哭聲。船長就命兩個水手下來看看。這水手找不多時。見他躺在樹下。如同死人一樣。面無血色。到了近前。扶起他來。灌了一杯酒。又用水淨一淨他的臉。潘亭才又轉醒過來。眼含着淚。將昨夜之事。講說一遍。又求水手找他的妻子。水手聽罷。很可憐他。也爲他找家眷。在各處尋了半天。並無下落。看看天色將晚。快該回船。二人將潘亭抬到船上。船上也有醫生。爲他看傷。潘亭幸未傷著筋骨。故無死的危險。

醫生給他包好創傷。用言語安慰他。過了一天。解纜開船。潘亭思家

眷過甚。氣迷心邪。如同瘋魔一般。謔語不絕。有一次醫生來給他看病。潘亭迷的如同做夢一樣。覺著還是同馬立耳人打仗。便大聲喊道。咳。我的妻呀。孩子們快跑。韋立兒快來。我把你抱過海去。會又覺來到老家愛爾蘭。剛來在房子前邊。合家大小都笑嘻嘻的出來迎接。向他問好。正要進去。又覺裴理得拿鞭趕他。心中忿怒。想要破口大罵。他三兒又上前用手堵住他的嘴。給他苦像看。就夫聲喊著道。兒呀。看見苦像咧。我不敢罵了。天主教咱們愛仇讐。後來就不言語了。

醫生聽罷這些話。又可憐他。又替他悲酸。知道他難處不少。也知道

他是個好教友。醫生就百計千方。用心給他調治。過了七天。潘亭心火已退。方纔明白。但那傷還未痊愈。兵船到了碼頭。即將他送到醫院。船上的醫生。還是常常來看他。怕他一個人孤單。見面就談一些。往古今來。總要教他忘了心事。醫生是一個忠厚人。見潘亭又忠厚。又老實。又熱心事主。好人見好人。沒有不是朋友的。

有一天。醫生來看潘亭。他的傷也漸好了。二人携手在花園內。逛了一會。後來他們就坐在板櫈上。談起來啦。說了些上古歷史。論了些現代學術。未了又談起來。馬立耳造反的事。醫生道。若是平安。還須數月之久。此地英人兵力甚少。敵不住他們。上母國請兵的信。已經

去了數天。可是，若你病全愈了。也同我們打仗去。好不好。潘亭聽了。搖頭不肯。醫生說道。你爲什麼不去。你不願意報仇麼。潘亭說。咳。我們不是奉教的麼。雖然野人奪我的財產。燒我的房屋。殺我的妻子。天主看見了。我還記得頭兩月辦神工。念補贖經。見天主經上說的。〔爾免我債。如我亦免負我債者。〕因這個緣故。我不願意報仇。

醫生聽了。嘆息不止。說。你這樣的教友。我真佩服。怪不得你說胡話的時候。常呼喊愛仇讐。也常呼喊裴理得。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呢。爲你有何關係。去年這裏也來了一個叫裴理得的。是個財主。在愛爾蘭住。從前當英人管理員。在這裏買了許多地土。潘亭聽了。心中愕

然就問道。這個人真在愛爾蘭住過麼。醫生答道。是潘亭說。那大半是他。高高的瘦子。尖鼻。兩個鼠眼。一部紅鬚。你說對不對。醫生說。不錯。不錯。

潘亭說道。此人心術不正。我一生不欲同他見面。醫生道。他離你不遠。買了一些地。你沒有見他麼。說畢。抬頭一看。見潘亭神色不好。面上發黃。接著又問道。他害過你。喪過你的心麼。潘亭半天長出了一口氣。咳待我慢慢講給你聽。論起來。我該恨他。比馬立耳人還甚。所以寬免他。也比寬免野人更難。後來又這般如此。如此這般。將裴理得所作所爲。對醫生說了一遍。又說道。雖然我不願意離開你。到底

我也不願意同著打仗去。我看這次仗不怨野人。你是知道的。許多外人凌辱馬立耳人。欺哄人家。人家起反。原爲着保存固有的生命財產。所以我不欲去打仗。若是教我跟你同去侍候病人。那是我肯意願的。醫生見天色已晚。就說道。此事再議。便告辭回船。到了船上。就將此事向船長說了。船長應許。過不數天。解纜開船。此時潘亭傷已全愈。也同醫生一齊起身。要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兄弟山溝尋父母。在此避難暫安身。

花開兩朶。各爭一枝。敢說編書的將樂伯樂望。章立忘了麼。沒有編書的並沒兩個嘴。不能一齊叙上。如今按下那枝。再說這枝。且說這

三個孩子剛過了河。就聽見父親喊。快跑。又聽見野人呼喚。知事不好。趕緊的藏將起來。韋立嚇的直哭。樂伯說。兄弟不要哭。野人聽見了。咱父母既然在河那邊跑。咱們在河這邊跑。於是樂伯樂望領著韋立順著河涯。沒命的前跑。

跑了一會。樂伯說。咱們往那裏去呢。樂望道。父親方纔說。領咱們上去年砍樹的那山溝裏。父親及母親一定早去啦。樂伯哥。你不是去年同父親去過。你領路罷。天主聖母。多加保佑。好找著我們的父母。樂伯說。你們跟著我罷。韋立不要哭。咱們在河涯準要留心跑。過去面前的小山。野人就找不著咱們了。韋立說。我不哭了。如今念經求

聖母及護守天神也保佑咱的爺娘。

此時天色黑暗不用說。孩子們受了些艱難困苦。當着野人燃草的時候。他們已經跑遠了。三人來至山麓。正要休息。又聽見野人吹的聲響。嚇的魂飛魄散。不管死活。直往山頂上跑。及到山頂。月光已出。見野人沒有動作。心下稍安。樂伯說。這山離咱家有三十多里。韋立說。我實在不能走了。樂望在山頂上。找一個避淨地方。暫爲休息。三人全都躺在地下。樂望韋立困乏十分。立時睡熟。樂伯也怕有人不敢再睡。不多時候。天降大雨。他又喚着兩個兄弟。同往樹林避雨。剛進了樹林。忽然看見他們所找的那個山溝。

兄弟三人可喜出了望外。加上想父母的心盛。便冒雨前行。走了多半夜。到了目的地。衆位。這個地方。真寂寞。四面是高山峻嶺。樹林茂盛。輕易沒個人來。內有一個小湖。還有山泉流成的小河。縉亭因爲年年在此地砍樹。就蓋了幾間小房。作爲休息之所。湖這邊有兩間。湖那邊有兩間。三個孩子。來在此間。纒的全身同散了一樣。樹葉蕭蕭。流水潺潺。並無人聲。來到湖這邊的房子內。一看四壁空空。那有人影。韋立一見。放聲大哭。樂伯樂望也不由的抱頭痛哭。兄弟三人。哭了多會。加上四面的回音。更覺淒愴。後來還是樂伯怕兄弟哭壞了。就止住淚。勸他說。兄弟。不要哭了。也許咱父母在湖那邊房子裏。

今天天色已晚。路又難走。再說咱們也困乏了。明天起身也不遲。樂伯在房子近處。找了些乾樹枝。拿在屋內。燃著烤烤衣裳。樂望出去。找些草根。暫爲充飢。衆位不知。原來這紐西蘭島上。有一種草。如食物一樣。人吃了也能充飢。閑言少敘。單說他兄弟三人。止住了哭。烤乾衣裳。吃了些草根。把苦像掛在牆上。跪在塵埃。念完晚課。就和衣而臥。不多時。都睡著了。

翌日清晨。日高數竿。兄弟三人。方纔醒起。外面風聲甚大。又加昨日之雨過大。房子漏水。身上衣服。盡都溼透。直至正午。北風息了。身上才漸漸溫和。三人一齊起身。上湖那邊。去找父母。及至走到近前。又

大失所望。依然是四壁空空。一無所有。兄弟三人。復又抱頭痛哭。畢竟樂伯大兩歲。勸他們說。不必哭了。哭也無益。事已至此。別無他法。只好聽天主的命罷。此地甚是幽雅。野人來不到。咱們不如先在此住下。後來再作道理。樂望章立說哥哥說的不錯。一齊點頭稱是。漸將房子收拾干淨。日間出去。找些草根。野馬鈴薯充飢。又尋一些乾草鋪在地下。當作睡牀。近處河內有魚。有時候圖教。章立喜歡。也拿些魚。過了幾天。纔不覺艱難了。忽然想起父母。他們商量著。教樂伯上離他家有百里遠的那座堂裏。探聽父母下落。要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潘亭船上遇部長。聞妻下落欲往尋。

話說一千八百六十年。從前救潘亭的那個兵船。靠在一碼頭。馬立耳人還是十分猖獗。有七千多人。困住了這座碼頭。終日攻打。十分危急。碼頭內的人。一個個提心弔膽。商議教紐西蘭的提督。給他們說和。到底提督不肯。過了幾天。又從各處來些英兵。竭力救護。數日之間。有一萬英兵。與馬立耳人對壘。但那馬立耳人山路甚熟。見英兵衆多。就回兵山內。匿跡樹林。英兵一走。就出來攻劫。擊其不備。因此英人屢次失利。死傷無算。

有一天。潘亭站在船頭。西瞻家園。憂從中來。不能自止。憶及家眷。不

知下落。究竟是死在馬立耳人手中。或是還活著呢。正在自言自語。忽見迎面來了一支小船。不多一時。靠在大船旁邊。小船上站著三人。潘亭一看當中的是紐西蘭的提督。右邊是野人的部長。得瓦土魯。左邊的大半也是野人的部長。二人一見彼此認識。

大船上的船長用英語向提督道。此二人是被虜人麼。提督曰。非也。彼等爲質人。但我願汝以俘虜待之。船長又問道。既係質人。又爲部長。我們不是有保護的責任麼。提督說。不錯。我不過以質人爲名。實欲捆將起來。後日殺之。船長說。大人。此非公理。既許之。則爲之。我決不願以俘虜待之。提督甚怒。船長請他到大船少坐。亦不應。將二人

交給船長。卽開小舟。如飛而去。

提督走後。船長向二部長說。汝等皆會英語。得瓦土魯答道。我懂的點。知你們提督說的不算。船長說道。你懂那也懂得我勸阻的話。論起來。人該說什麼。算什麼。再說。我們提督命我纏起你來。你若許我不跑。我就讓你們在船上自由。得瓦土魯聽罷。一陣狂笑。哈哈。你們說話不算。我們就該算麼。船長聽罷。滿面通紅。就恨提督說。提督你既是奉教的。該出言如泰山。不該落外教人的恥笑。又對得瓦土魯說。這不于我事。我不過一片好意。看你是英雄。我放開你。諒你也不跑。說罷。命手下兵丁。給他解開繩索。得瓦土魯一看船長是個好

人就謝謝他說。大丈夫一言駟馬難追。馬立耳人願教英人知道。說什麼。算什麼。我許你不跑。

以後船長命幾個兵丁好好待承他們。因為潘亭沒事。也命他前往。潘亭見了得瓦士魯說。部長一向可好。還認得在下麼。自從你走之後。房子即被燒了。直到如今。並不知道是誰的人。得瓦士魯說。我認得。你不是潘亭先生麼。那時已經告訴你。教你快跑。潘亭說。不錯。到底你走之後。還沒一點鐘。他們就來了。大半我想許是你的人。得瓦士魯說。實不相瞞。就是在下的人。說罷見潘亭已經動氣。面上發紅。衆水手們這時也生氣。喊道。哎呀。這也是一個放火的賊人。我們還

不把他捆上。等待何時。

得瓦土魯此時一不驚。二不懼。氣不發喘。面不改色。又向潘亭說。潘亭不錯。是我的人。又冷笑一聲。道。愛仇讐。衆水手這就一齊要打。潘亭盡力勸阻。方纔罷手。又向得瓦土魯說。我謝謝你。提醒我們道理。吾主耶穌命曰。愛仇讐。這個命。我從前常守。如今爲天主之故。燒屋之事。我不罪你。水手聽了。都驚呀。他寬洪大量。遵守主命。就是得瓦土魯起初見他生氣。他沒料想他說。這樣的話。聽罷初時。默默不語。後來上前走了半步。親了親潘亭的手。大聲喊道。先生。你寬免我罷。若外人皆如足下。我馬立耳人立時平安。

可是先生你聽我說。雖然是我的人燒了房子。到底我沒命他們做。此事此乃我一步來遲之罪。可是爲救命夫人。我得瓦土魯並未來晚。潘亭聽到這裏。如同半空中打了個沉雷。大聲說道。我妻還活著了麼。現在何處。是否亦知我孩子們的下落。得瓦土魯道。令妻現在敝舍。並無絲毫損傷。令郎踪跡實在是一字不知。以後又給他說。怎樣救的潘夫人。怎樣沒命吃他。孩子們也並未擒住。我想他們不是死了。定是在一個英人那裏藏著。潘亭聽了。點首落淚。就說道。咳。我的孩子。不是燒死。就是餓死。言罷傷心之淚。勢如雨下。別人見他如此。一齊過來安慰。兩個部長也說。不要這樣傷心。潘亭

既然知道夫人的下落。就心中不穩。願意立時告假前去尋妻。船長不允。衆人都相勸得。瓦士魯說。你不必做這個夢。敝舍離此有五百里之遙。路上十分難走。不是高山峻嶺。就是樹林湖河。我管保你出不了三十里以外。就得落在馬立耳人手裏。豈不是又有性命之憂。咳。不是我得瓦士魯吹大氣。若你同我前去。管保你平平安安。無事無非。把你夫婦送在船上。潘亭聽了大喜。不知能去否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在途中不意遇母。回家內專尋樂望。

單說船長及醫生聽了這話。對潘亭說。這事可不行。提督必不準。或

平安後你二人再去。或是換了新提督。潘亭你放心罷。天主必定可憐你這好人。你全家終久得團圓。將說完這些話。忽見西北火光冲天。黑烟滾滾。有知道的人說。不好了。大概裴理得的莊子燒了。常常勸他躲避。他只貪財不聽。如今禍到臨頭。豈不是後悔遲了。那人所言之裴理得。正是從前害潘亭的。醫生說道。如今他該做補贖。大半聽了天主的審判。潘亭合掌當胸。從心中說。天主寬免伊等。赦我仇讐。

船上說這些話時候。乃是樂伯欲尋母之前四天。單說他們兄弟三人計議。樂伯上神父那裏打探消息。樂望韋立在家等候。樂伯起身。

囑咐他兄弟們。不要掛念。常常在屋內隱藏。多加小心。誰也不知道。馬立耳人在那裏。更不必啼哭。我過五六天。卽能回來。樂望點頭稱是。說哥哥。你也不用掛念。我們在家諸事。悉依兄言。吾兄在路上。千萬也要小心。若遇見野人。只宜躲避。不可用槍打他。樂伯說好。章立在家服從你二哥命。多求護守天神。保佑我們。臨說著。把洋鎗放在膀子上。告別而去。樂望章立送至門外。見他直走如飛。爬過山頭。二人回到屋內。暫且不講。單說樂伯在路上。四下觀望。怕有野人。走了多時。見前邊有些足跡。就多加仔細。往前走了幾步。又見樹枝上有塊老藍布。因爲他母親從前常穿這樣的衣裳。忽然又想起母親來。

了。就自言自語道。這布怎樣來至此處呢。或者我母親也在這鄰近麼。

此時心中躊躇難安。也不往前行走。就到一個小山頂上。見有一株小樹。爬上去。四下觀望。看着前面有一個馬立耳人。及一些小孩子們。離他不過半里之遙。看得也十分清楚。知道是找野馬鈴薯。往左邊一看。有些女野人。頭上皆頂著籃子。往右邊一看。看見幾間小房子。房子前面。站著一個婦女。舉動服粧。與野人不一樣。因爲少遠。別的就看不清楚。此時樂伯在樹上似醉若痴。心中叮嚀數次。恐怕是他母親。從這樹上下來。又登前面的樹一看。到還不如先前。從先看

見的小房子。如今被蒿草遮蔽住了。就急速下來。在地下爬著前進。及至離這小房子漸近。便怕被野人瞥見。不敢抬頭。所以也沒看出。究竟是母親與否。此時心如火焚。焦躁萬分。忽然聽見他們說話。聽出有兩個野人。及許多婦女孩子。心內更著急。更害怕。末了又聽有一婦人說話。確是他母親的聲音。心中便喜不自勝。

那時樂伯又是喜。又是怕。因為離野人太近。連口大氣也不敢喘。不多時。從草隙一看。果然是他母親。相離不過五十多步。心中想喊。母親。又不敢喊。走罷。又捨不得。忽聞一陣笑聲。野人領著孩子說說笑笑。母親也在其內。頭上也頂著一個籃子。樂伯此時心如刀攪。肺如

鈎搭。光看著母親走。比不見還難受。不用說。他們走。他在後面跟著。不多一會。看見前面有房廊屋舍。就知是野人的庄子。庄前有個小河。他母親同那些女人過了河進了庄。樂伯在草地內看了好幾點鐘。只因爲河邊有兩個野人把守。到底不敢進庄。

想着找別的路進去。又沒有。不由的長歎一聲。說。若是樂望在此。這事就容易辦了。他見識也多。心地也巧。想到這裏。立時連夜起程。轉回身來。去找樂望。一天走了四十多里。又在草地內爬了幾點鐘。此時天已昏黑。猶幸有月光指路。他便不顧霜露。受盡辛苦。第二日早晨。就來到湖邊房子以內。他兄弟一見。十分驚訝。也不知他因什麼

緣故。來的這樣快。要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得母下落心歡喜。二次救母兄弟三。

樂望及韋立見樂伯來的甚快。問道哥哥找著父母的下落了沒有。樂伯這時又哭又笑。鬧了半點鐘。方這般如此。將所遇的說了一遍。三人聽了大喜。計議著樂伯樂望同去找母。韋立在家等候。韋立不肯放聲大哭。說道。我不看家。我也該救咱娘去。我在路上也能跑。也不哭。惟命是聽。樂伯見他不去不行。只得允了。教他同去。韋立十分歡喜。收拾起身。衆位韋立此去。大有益處。若沒有韋立。樂伯樂望還救不了他母親裏。

按下兄弟三人不表。單說潘夫人自從全家分散以後。就隨着野人來在此庄。受盡千辛萬苦。飢渴勞困。臉面又黃又瘦。雖有德瓦土魯之命。未受虐待。但是野人的風俗。婦女們做重活。男子終日清困。不是打圍就是拿魚。那耕種田畝。搜羅食物等事。皆屬女子的責任。他們所吃的東西。潘夫人也吃不上來。再說熒熒子立形影相弔。想起丈夫及孩子們來。心如刀割。暗暗落淚。常念經求天主說。吾主吾天主。求你保佑我全家。復得聚首。至於他孩子來救他出險。真是他夢想不到的事了。

也。因在此漸久。慢慢的學些馬立耳人話。雖不甚好。能令人曉得自

己的意思。有時同部長的夫人。孩子。講些道理。說些聖經。他們到也
喜歡聽。這且不表。再說樂伯兄弟三人。前來救母。樂伯領路。二人跟
隨。樂望說。救咱母親。這事並不容易。凡事務要三思而行。不可造次。
二人許諾。走不多時。來至庄前。先在草地以內隱藏身形。只見許多
兵丁護守庄院。樂望說。不要亂動。等至日落秉燈。再作道理。

不用說。三人度日如年。好歹盼到日落。又盼到秉燈。但是庄上把守
緊嚴。無隙可乘。直至夜靜更深。心如油煎。忽見來了三個部長。及些
兵丁。婦女孩子。也不計其數。一齊進庄。有人大聲說道。得瓦士魯不
久。即至。我們在此等著。專候消息。得瓦士魯的夫人。不敢怠慢。出來

迎接。穿上新鮮衣服。頭髮內插許多羽翎。項上代一串寶珠。大排筵席。殺豬宰羊。割雞剝狗。潘夫人也幫著十分忙碌。

這些動作。兄弟三人。在草地內。全都看見。馬立耳人猜拳行令。十分熱鬧。他母親桌上。桌下。慌忙侍候。過不多時。有許多喝醉的。更加熱鬧。也唱歌。也跳躍。亂談亂笑。也有些老者演說。談些馬立耳人古時打仗的事。末後一醉汗。大聲說道。得瓦士魯夫人。你的豬羊。十分適口。你的雞狗。鮮美異常。但是有一件極好吃的。你沒給我們。前數日。我吃了一個外人肉。是又鮮又香。血是美味異常。當時我即發願。見一個吃一個。遇二人吃一雙。衆位想想。這島不是咱們的。你們說該

吃不該吃。說畢。離席而起。手拿鐵槍。頓足起舞。呼喊號叫。如同狼嗥一般。衆壯其志。大聲曰。汝言是也。我們亦發此願。說畢。復又入席。潘夫人聽罷。嚇得目瞪口呆。動彈不得。過了半晌。心內自言道。吾命係於天主。何必驚懼。後來心內漸漸平安。一看野人還是大吃大喝。又說又笑。

部長們互相演說。正在高興之際。忽聽一陣大亂。來了許多馬立耳兵。代著一個外國人。這人抖抖擻擻。東倒西歪。面上嚇的並無人色。潘太太一瞧。不是別人。原來是從前隆冬時。趕他們的那個恨心人。裴理得看官。你想不是善惡到頭終有報。不過來早與來遲嗎。這時

衆人齊聲問道。得瓦士魯爲何還沒有來呢。來人們說。又饑又餓。吃了再講。重新擺席。真是狼餐虎咽。裴理得餓得嚼地下骨頭。吃不多會。一人大聲說得。瓦士魯今夜不來了。

衆人聽了。吃驚不小。急急問道。爲何不來。他死了麼。那人說。沒有。外人假說。與咱議和。請他前去。並許保護。誰知將到了那裏。就搥將起來。他臨去時。我們再三勸阻。但是不聽。你們大衆也知道。部長的脾氣。比從前大不一樣。自從他在這女人家吃了一回飯。說着將手一指。潘夫人又說道。他心比從前大不相同。不許咱吃他。勸他也不聽。提督將部長送往兵船。我們要前去救護。在途中遇着外國人的庄。

子。庄丁爭鋒。教我們打死六個。又用手一指裴理得。說我將他帶來。作個質人。後走馬換將。咱放外人。他們放得瓦土魯。大衆三思此計。何如。要知後事。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裴理得失望背天主。潘夫人替死感仇讐。

單說大衆聽罷。無不稱善。皆道此計甚妙。我們無物可敬。每人各敬你三杯。飲罷。大衆乘着酒興。插血爲盟。不驅外人。誓不甘心。內有一個部長。生得十分凶惡。豹頭環眼。聲如牛吼。乘著酒風。欠身離席。右手提起裴理得。左手抓住潘夫人。來到席前。大聲喊道。我們既然發誓。仇視外人。吃他的肉。喝他的血。這是祖宗的遺行。咱們也要效法。

不要玷辱先人。此時裴理得嚇的魂不附體。也不認得潘夫人是誰。這時潘夫人向他說道。目下就分生死路。聽天主的審判。務要痛心悔罪。祈主哀憐。

裴理得說。你認得我麼。潘夫人說。現今不及細談。快念經悔罪。裴理得歎說。我不信天主。也不用念經。若真有個地獄。大半我脫不了潘夫人又道。耶穌被釘時。右盜死前片刻。真心痛悔。還得罪之赦。你爲何失望。裴理得歎息道。他那賊盜比我還強。他沒有在天氣寒冷風雪交加的時。把人家全家老少驅逐出來。活活凍死。耶穌沒說過麼。你用什麼尺量人。我用什麼尺量你。就是善有善報。惡有惡報。咳。我

怎麼能得善報呢。

潘夫人再想勸他。被野人止住。他們已經商議好了。一個該死。一個作贖人。換得瓦士魯。也有說叫潘夫人死的。得瓦士魯的夫人怕違背夫命。他就說。裴理得該死。末了他們拈鬮。一看是裴理得。裴理得聽到這裡。嚇的魂飛天外。魄散九霄。哀哀痛哭。叩頭求饒。野人皆哈哈大笑。笑他無膽。裴理得此時如萬把剛刀。扎在心中。痛不可言。有時咒罵自己。有時咒罵天主。後來也大罵野人。潘夫人見他這樣。不平安。怕他死後下地獄。就可憐他。給他念經。最後大聲喊道。我替他死罷。

野人聽罷。一齊大驚。問道。爲何緣故。你願意替他死呢。潘夫人說。就是給你們說。你們大概也不懂得。我求你們再許我給他說上幾句。野人說。既是如此。不要後悔。明日就殺你潘夫人。來到裴理得跟前說。我欲替你死。裴理得不信。疑爲戲已。原來潘夫人同野人說的。馬立耳人話。所以裴理得不懂。潘夫人說。他們早已允許。我真願替你。但是一件。我不光爲救你的肉身。更願救你的靈魂。你能許我改過回頭麼。裴理得聽夫人的話。是教內人。就向他說。多承厚恩。刻骨難忘。不知夫人家鄉居住。姓甚名誰。夫人道。你不認得我了麼。就一五一十說了一遍。裴理得聽到這裡。良心發現。心中愈覺不安。滿面通

紅。落淚如雨。半晌也說不出話來。野人一看這個光景。就知給他說的有關係話。互相猜度。也許這人從前害過他。若是這樣。他爲何還替他死呢。一個野人大聲喊道。我聽說外國人有個誠命。愛仇讐。也許這個夫人守這個誠命。可是他們的提督沒守這個命。說罷。大罵不休。重又飲酒。直吃到醉爛如泥。不省人事。方纔各自安歇。要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救老母耽驚受怕。爲仇讐二次進莊。

再說樂伯樂、望羣立見第三人在河邊草地藏著。屋內舉動。全都看見。擔驚害怕。提心弔膽。也不知嚇出來多少汗。連衣服都溼透了。後

來見把守人皆吃酒去。又往前爬了數步。他們說話也聽得十分清楚。但是不懂得他們的話。及至看見野人抓他母親及那外國人時候。小韋立流淚說。他不是要殺咱母親麼。樂伯這時也急了。舉鎗就要打那野人。樂望止住道。且慢。不要粗心。萬一打準母親。那還了得。再說。隔離甚遠。你也打不著那野人。就算能打死一個。他們人多勢重。聽見鎗响。那時咱們同母親皆有性命之虞。不要性急。看後來舉動。再作理論。

不多一會。三人見野人把母親領進一個小房子內。野人盡醉。全都安歇。彼此大喜。仰面呼天。樂望說。此機不可失。又聽了半天。一無人

聲。二無犬吠。出了草地。先念了一遍聖母經。來到河邊橋上。樂望對樂伯說。在此少候。我同章立救出母親來。若野人聽不見動靜。咱們在一齊逃生。走後你拆斷此橋。若被野人遇見。趕我們的時候。你就放一鎗。教他們趕你。我們順下水跑。你順著上水。後來你再設法。彼此相會。

樂望吩咐後。樂伯點頭應允。他同章立輕輕的進莊。借着月光。往前行走。不多會。來到小房子近前。看這房子四外。都有野人的寢室。酒氣薰人。睡聲呼呼。兄弟二人。毛髮悚然。合口閉氣。雖然來到房子前面。不敢進去。恐怕裏邊有人把守。左邊的窗戶太高。樂望身軀短小。

想從窗戶往裏看。焉得能行。此時真是急了。一來怕野人醒了。二來怕樂伯等煩了。心慌意亂。抓耳撓腮。忽然低頭計出。急忙教韋立上他膀子上。扶著牆。從窗戶往裏觀望。屋內烏黑。幸有月光少許。好歹能看見一點。到底不清楚。屋內並無人影。大概光母親在裏頭。

韋立又細細一看。見他母親躺在地下。心中喜不自勝。遂低聲喚道。母親。母親。潘夫人並未睡著。聽了此言。心下愕然。起初不知道是誰的聲音。後又細細的聽了一聽。像似兒子的聲調。暗自思道。吾主吾天主。莫不是夢中相會麼。不多一會。又聽低聲喊道。母親。不要疑惑。樂望同韋立來此救母。夫人定了定神。果是他孩子們。嚇的驚魂千

里。自從分離後。並無信息。說道。可愛的孩兒。怎麼來此險地。若野人知覺。那還了得。我兒快跑。爲母通身繩索。不能活動。韋立說。母親。我給你把刀子割開罷。夫人歎道。咳。歎孩子。爲母四肢被網。焉能活動。孩呀。天已不早。你弟兄快逃命罷。韋立答道。母親不要如此。兒自有方法。遂向樂望說。哥哥。往上托托我。我欲從窗戶進去。救咱母親。樂望依命。韋立從窗台輕輕落下來。在母親面前。喜得兩眼交流。先給母親叩了個頭。親了親手。不過一會。割開繩鎖。夫人喜的說不出話來。抱在懷中。半天說了一句。可愛的兒子。只想今生不能見面。韋立說。母親。快些逃命要緊。別等到野人醒了。

夫人道。說得有理。於是從屋內出來。樂望領路。一看野人都在夢中。提心弔膽。不多一時。來在莊外橋上。與樂伯相會。母子四人。悲喜交加。樂望說。還不快走。等在何時。樂伯將要拆橋。夫人忽然想起裴理得來。慈心勃勃。若我們走了。他明天一定被殺。那有見人不救之理。急止住。樂伯道。我兒且慢。還有裴理得在內也。須將他救出來。兄弟三人在草地內。光見一外國人。並不知是裴理得。他們一想。他從前害他們那樣苦。以直報怨足矣。三人不欲以德報怨。遂即面面相觀。不肯向前。夫人道。君子不念舊惡。爲天主緣故。我們該盡力救他。兄弟們。不敢違背母命。離了橋。重復進莊。夫人及韋立在前。樂伯樂望

跟隨在後。直撲裴理得的房子而來。走至門前。母子大驚。見門口臥著一個野人。大半飲酒過多。鼻息如雷。若救裴理得。非從他身上越過不行。千仔萬細。閉氣留神。好歹的夫人纔過去。心內嚇的亂跳。再說裴理得。自從潘夫人要替他死。天良發現。躊躇不安。翻來覆去。惱恨往罪。那裡還睡得著。猛抬頭。見夫人進來。還跟著三個年幼人。正在納悶。夫人來到近前。向他說道。咱們還不快逃命麼。裴理得聽了大喜。也不知誰出門的時候。偶一不慎。踏著野人。把他驚醒。就聽野人大喝一聲。是誰。莫非有賊。要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新提督重待二部長。苦潘亭合家得團圓。

再說。他們一聽野人醒了。都嚇得魂不附體。沒命的前跑。夫人乃是女流。不慣跑路。越急越害怕。足下越有聲音。再說野人喊了已後。見沒人答應。翻身起來。一看屋內空空。那還有人影。就叫醒大眾。各拉兵刃。前來追趕。樂伯將要拆橋。一野人飛道而至。樂伯見勢頭不好。舉鎗把來人打死。教母親兄弟同斐理得順下逃命。自己斷後。站在橋上。大喝一聲。樂伯在此。那人敢來送死。看看野人來近。連發數鎗。順上水而跑。所以野人不追他兄弟等。單獨趕他。這是樂望的計策。野人追過了幾個小沙河。就是樹林。東灣西抹。那還有樂伯的影。只得回來。

此時外國見野人洶洶。不易平定。遂擬提督無才。革去其職。改選賢能。以期平靜。按此不表。話分兩頭。再說樂伯自從那夜逃生。連夜跑走。不敢少留。怕落在野人手內。及至天明。正來到離他家百里遠那個堂裏。神父也在堂內。樂伯求了降福。就從頭至尾。說了一遍。神父聽著。有時替他喜。有時替他悲。有時替他驚懼。對樂伯說。天主如今降福你全家。你母親既得救。你父親的下落。我也知道。在某某兵船離此多遠。樂伯聽了。父親的踪跡。心中更喜。更感謝天主。歇息數日。辭別神父。找他父親。曉行夜宿。飢餐渴飲。非止一日。有三個月的工夫。逢人便問。時時求主。方找著他父親。父子一見。抱頭痛哭。各訴別

後之事。潘亭聽了大喜。讚美天主的安排。喜悅孩子的孝心。就命樂伯在船上住著。平靜已後。再回家不遲。

不說樂伯找著父親。單說新任提督。有一日來在潘亭住的那個兵船上。見得瓦土魯相貌堂堂。一表非俗。就叩其來歷。船長即將舊提督非理的行爲。一一說明。新提督立時親去其繩索。待以上賓。吃酒談心。席間言及潘亭之事。提督準其同潘亭去尋家眷。對衆人曰。此義士也。決不我負。臨行時。贈以無數金帛。言今之亂。汝爲我調之。得瓦土魯感其盛德。點首稱是。就同潘亭佯常而去。

潘亭在路上。雖遇見些野人。有得瓦土魯保護。並不妨事。歸心似箭。

恨不能立時到家。三人在途中說說笑笑。甚是相得。一日正午。堪堪來到樂伯等避難的地方。走的十分儂乏。就在小山頂歇息歇息。潘亭一看。湖水平靜。樹木盛茂。一片風情。宛然如昔。長歎一聲。對得瓦土魯說。物在不知人在否。這話還未說完。樂伯權呼曰。阿父。你看他們都在那裏。潘亭舉目下觀。喜淚交流。仰面呼曰。可讚美的天主。見韋立同裴理得從湖那邊小河中。冉冉乘船而來。樂望跳在湖崖。正要回家。樂伯大聲喊道。咱父親至此。樂望韋立抬頭仰望。看見他父親哥哥。還同在他家吃飯的那馬立耳人。喜得知不道做什麼好。放開大步。奔家告母。見了母親。手足亂舞。說不出話來。夫人問果係何

事。方說父親來了。

此時夫人正跪在苦像前。念經求天主。因爲樂伯吉凶。未可預知。一去三餘月。並無音信。忽聽韋立說他父親哥哥全都來了。能不歡喜。卽命二人快去迎接。二人飛身回去。見了父親叩頭問好。潘亭就問道。你母親現在何處。一齊答道。母親在湖那邊房子內。衆人登船過湖。這船是裴理得所造。那時他也執篙相幫。潘亭心內雖不恨他。到底不欲同他攀談。裴理得已知天主報應。痛恨前非。上前求潘亭寬免。韋立樂望並同下跪。潘亭說道。裴理得請起。天主旣寬免你。余何人敢不隨之。裴理得說。旣蒙不棄。多謝厚恩。得瓦土魯暗暗佩服。這

人真能守愛仇讐的誠命。轉瞬間。船到了岸。潘夫人早來迎接。大聲喊道。使吾家復聚者。天主之力也。衆人無不下淚。大家屋內坐定。各訴離別之苦。少少喘息。跪在塵埃。念經謝主。潘亭看牆上的苦像。想起無數的往事。得瓦士魯見潘亭全家已竟團圓。就要告辭。主人那裏肯依。苦苦相留。

再說。裴理得自從逃出命來。就回頭信主。從那夜來到這裏。不多時。害了場大病。多虧夫人及樂望兄弟。朝夕侍候。好了病。一看天主教的道理。實在體面。遂卽背了耶穌教。奉了天主教。得瓦士魯在此住了數日。見一家和睦良善。彼此相愛。心也爲之感動。別了潘亭。回去

解勸同類。野人復又和平。此人之力不少。平安後。裴理得收其故有。爲潘亭置田地。起房屋。住在一莊。十分相得。復又修建一堂。表明感謝天主。得瓦土。魯後來亦成好教友。死後榮登天國。衆位教友看看罷。守愛仇讐誠命者。天主多降福之。

小說叢集

濟甯中西中學校出版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|
| I. 愛仇讎 | 定價十分 |
| II. 黑太子 | 定價十分 |
| III. 孝子傳 | 定價十分 |
| IV. 義僕救主記 | 定價十分 |
| V. 覆舟軼事 | 定價十分 |
| VI. 以德報德 | 定價十分 |
| VII. 賢昆仲 | 定價十分 |

1845



BC
1
1